

兢兢业业工作 温和平易待人——怀念刁老师

□ 朱婷婷 古籍经典文化推广组

刁老师于今年7月28日清晨在家中因心梗去世。当天我正休假在家，下午看到大莹姐在科组群通知这个噩耗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。刁老师一向身体强健，每天坚持四五点钟早起跑步，一跑就是十公里，遇到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赛事也不忘抽签积极参与，听闻他还时常洗冷水澡。这样好的身体素质，我们组这群80后、90后也自愧弗如。刁老师已六十多岁了，干起活来却不比小伙子弱。我曾以为刁老师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

刁老师自典阅组退休后一直返聘在我们经典文化推广组，和其他返聘老师一样，他每天协助我们给需要数字化的古籍衬纸、撤纸，人员不够的时候还会帮我们兼顾现场监护。

数字化工作间每天的大致工作流程是从库房提书→返聘老师帮忙衬纸→外包公司扫描员扫描古籍→返聘老师撤纸→古籍归库。这就要求返聘老师们在提书后短时间内先衬好某一册古籍，这样扫描员就可以尽快进行扫描。扫描过程中，他们要不断地对当日出库书目进行衬纸撤纸。扫描结束后，返聘老师也要尽快完成当日最后一册书的撤纸工作，以免延误古籍归库。

刁老师的工作习惯非常好，他总是将衬纸按照大小分成不同的类别摆放齐整。我们把书交给他，他往往只需要目测就能拿出尺寸适合的衬纸。衬纸工作看似简单，自己上手就知道着实不容易了。有时胶卷库扫描任务重，我也会坐在刁老师对面，暗自跟刁老师比拼手速。同一种古籍，每册的厚度也相似，往往我刚衬好半册，刁老师就已经将完整的一册都衬好了。我向他请教经验，刁老师总腼腆地笑笑，跟我耐心分享，随后又悄无声息地将我手头其他的活分过去帮我完成。刁老师对待撤纸也很有一手，可以在确保古籍“毫发无损”的情况下一次撤出好几张衬纸。

刁老师很爱护组里年轻同事。每年暑期，他都会去威海住一段时间，回来就给我们带上鱼干之类的特产。无意冒犯，年龄上刁老师算是我的父辈，我却总是没来由地感觉他长得像我祖父，因而每次见到刁老师，我都倍感亲切。我听周春华老师说，刁老师也一直挺喜欢我的，提及我时总说我是个十分喜庆的姑娘，每次见到他都眉飞色舞。

回忆起来，我和刁老师还在四库库房合作过一段时间。那时我的主要业务是做文创工作，要经常与外界打交道。刁老师跟我分享起他早年在分馆工作时，曾在领导安排下负责经营食堂，还兼卖盒饭。那时候他们甚至把盒饭卖到了故宫和百盛购物中心，日销量十分可观。他跟我说，当时觉得有点辛苦，可回头想想那段时间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刁老师常驻胶卷库，我跟他的接触不算多，但是刁老师对待工作一丝不苟，踏踏实实爱岗奉献，对后辈照拂有加，这在组内有口皆碑。我始终敬佩刁老师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寒暑或是刮风下雨，刁老师从未有过迟到早退。因而在那一天，他迟迟未过来胶卷库，组里同事都有些疑惑。听闻消息后，大家都悲痛不已，在办公室落泪。

8月1日上午，我们在谢主任的带领下参加了刁老师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。看着刁老师安详地躺在灵堂，现场吊唁的家属、离退休干部和古籍馆同事纷纷以手掩面，无不动容。刁老师遗孀还有他们唯一的女儿更是哭成泪人。他是她们母女最亲近最可以依赖的人，可是

没有预兆地就离开了她们。真是世事无常。逝者已矣，惟愿刁老师在天堂安息，刁老师的家人能好好振作，走出悲痛。



图1 2012年新年古籍馆同仁联欢会合影（第一排站立右2为刁其麟老师）



图2 2012年1月古籍馆同仁合影（前排左侧栏右3着白色外套为刁其麟老师）